



模型“雕翔宇”



模型“汪宾杜”



模型“梅雪兵”



纸上的“角落”，内心的柔软

【文/董群力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很多人认识熬路，是从他所绘的西游记明信片开始。笔触之下，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是一代人的记忆，也是熬路的童年。对一个绘画者来说，与童年对话最好的方式，莫过于用自己的画笔，去记录这已经消失，或即将消失的一切。“西游记”系列如此，“角落”系列亦是如此。从2014年，绘制第一张“角落”开始，熬路用空余时间，描摹出城市的无数个面向。如今，这些“角落”终于被集结成册，复原出童年情结，也串联成一幅完整的城市写生。

环境决定艺术风格

2014年的某一天，熬路蹲在外婆家的门口刷手机。外婆原本住在距离武汉大约300公里之外的一个小镇，在她晚年的时候，才搬到武汉居住。回忆起那一天的心情，似乎还有些郁闷，看手机的间隙，不经意地瞥见了对面的杂物堆：“斑驳的墙面露着普通的红砖，下水道旁的木质窗户特别显眼，虽然掉漆了，但鲜亮的黄色依然让它成为了这个角落的视觉中心，窗户只剩两块玻璃和两块替代玻璃的木板，油烟机口的油渍一直滴到墙根旁的一块石砖上，显然窗台上的那块接油的木板起不了多大作用。窗户旁靠着一扇红色的旧铁门，旁边堆放着旧衣架、旧地毯、椅子等杂物，这些老旧的物品因为各种原因被弃用，从原来应该属于它们的位置移到了这个角落里，形成了一个看似杂乱不堪，却依然有着秩序和细节的视觉空间。”

熬路将这无意间的一瞥，事无巨细地描写下来，只因这一幕似乎还原了儿时记忆中的某个片段，说不上来，却似曾相识：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绘画题材，也是一种与过去对话的方式。决定为这个系列命名为‘角落’。开始画下去。”

如果说，这偶然的相遇是开始绘画的契机，那么根源一定深埋在童年里：“有一本书叫《艺术哲学》，作者丹纳强调了一个观点，艺术受环境影响。环境造就人，人产生艺术家，艺术家产生艺术作品。结论是环境决定艺术风格。”

熬路怀念的便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儿时生活。用他的话说，一切刚刚好，属于物质匮乏，但精神富足的纯真年代。

无论是角落、时代还是人，没有什么什么是亘古不变的。所以，才需要记忆，需要记录，把一切已经消失，或未曾消失的，都定格成永恒。



角落模型

写实与画味

他最喜欢的画家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画家丢勒。另一位喜欢的画家是安德鲁·怀斯，20世纪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水彩画家：“喜欢他们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们都喜欢写实。用画笔记录自己的精神环境，且不油腻。”

也许是受了影响，熬路也同样崇尚写实。不喜欢表现光影，因为在阳光之下，事物总是泛着暖色调，远没有原色那般细腻真实。“角落”的第一部分“路上角落”，就是在路边写生描绘，但是因为现场光影变化太快，以至于无法精于细节。因此，这一部分的作品大多都是在两小时之内完成的。第二部分，被取名为“纸上角落”，从各处收集素材，一般是在阴天实地拍摄照片。没有太多阳光和对比，绘画时，就更着重于描绘物体的固有色，或是自己的主观颜色。

一张写实的画与一张相片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，画有“画味”，而“画味”通常来自于绘画者本人的情感：“相机能够记录的程度很有限。你会发现，有时，你所拍摄的照片很难达到眼睛看到的美感。因为，这里面有情感。情感的部分必须通过艺术家的画笔、音乐家的乐器、歌唱家的嗓音表现出来，通过艺术的语言进行传递。画‘角落’系列也融入了我自己的感情。有些角落虽不是自己住过的，也并非自己呆过的，但与自己的童年非常相似。在描绘和刻画它们的时候，会勾起自己的情绪，触到身体里最柔软的部分。所以，绘画是我追忆精神环境的一种方式。”

“围城”陷阱

熬路的笔下，出现过许多老房子。有时走到里弄门口，就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：“走到某里弄的一小户家门口，墙皮都掉了，露出红色砖头，红得很正，还带点橘色，墙上用红油漆写了中文数字‘三十八’，仔细看确实不是个‘拆’字，进口的墙根处靠着一簸箕，里面是一根根莲藕，它们被塑料袋子盖住，一小时前确实刚下过雨。”